

乾坤

查小欣

本星期才正式開幕的迪士尼樂園新遊戲區「迷離莊園」，月初則已舉行了預演日，邀請藝人及傳媒帶同家人去試玩。平日很介意子女曝光的藝人，也大方帶同孩子現身，可見樂園的吸引力。樂園方面安排十分周到，要知道安排如此多嘉賓的聚會，需要豐富經驗、細心策劃，令嘉賓感覺賓至名歸，並有大量具經驗、誠意的工作人員，方令各方滿意。

迷離莊園

「迷離莊園」名副其實地帶遊人進入奇幻、莊園的主人名Lord Henry Mystic (貴族亨利)，他喜歡周遊列國搜羅奇珍異寶，莊園就是他收藏這些珍品的地方，而陪伴亨利身邊的是一隻造型與孫悟空有八分相類的猴子。亨利有一個奇幻音樂盒，他千叮萬囑頑皮的寵物猴子不要打開音樂盒，小猴反叛，打開音樂盒，奇境出現了，閃亮的綠光在豪宅內賦予所有死物生命，例如存放樂器的房間裡，所有樂器在無人彈奏下自動演奏，發揚樂韻；有收藏古代十字弓的房間，那十字弓似向你發射，同行的姨甥仔和同學嚇得縮下身子。



「迷離莊園」即將開幕。資料圖片

愛困難的巨星

楊天命

周末在家欣賞了荷里活影星里安納度，狄卡比奧及琦溫絲莉的舊作《浮生路》，無意間留意到男方的面上有着一項意想不到的特徵：印堂中有着一條極為深刻的破紋，與其風光的大明星表面，顯得有點格格不入。印堂有破紋有什麼不好呢？簡單來說，印堂乃面上的「希望之宮」，如此部位有破，自然也主其性格上有悲觀、多慮及過分認真的傾向。這種破相的特徵一方面可能是天生，另一方面則可能因為擁有者自幼便有着如此的性格，所以經常愁眉深鎖，所以逐漸形成如此的紋理，即「相由心生」的影響也。

那麼，既然里安納度貴為荷里活的一級男星，又怎算沒有獲得別人的愛戴？其關鍵在於印堂有破者只是「不宜從官」而非「不能從官」；擁有相關特徵的人並非不能得到名聲地位，只是過程往往比別人辛苦困難而已。這種障礙重重的往上升之途，是否全是運勢使然呢？我認為應與印堂破者悲觀認真的性格有關：不妨看看里安納度過去主演的電影，不難發現當中不少也是較為沉重而又極富挑戰性的角色，又或定是一些名導手底下的作品，作為一個一級的演員，他自然有着選擇演出機會的權力，所以在某程度上，並非命運注定了他從困難中賺得名聲，而是他因性格而選擇了這些高難度的角色，如此充滿考驗的人生路向。那到底是性格決定命運，還是命運定性格？那到底是誰先還是誰後呢？

豎琴詩人

許世旭把舒婷的詩與漢賦相比，大抵是覺得她早期的詩作，具有愛國情懷，譬如她膾炙人口的《祖國啊，我親愛的祖國》、《這一代人的呼聲》、《悼》等等，都是這一方面的佳作。

從以上擇錄的兩首詩，可以看到這些都是與大時代結合的作品，宣揚着一種鼓舞向上的力量。但，在這些大題材之下，仍然能感到詩人在憂患中

韓國詩人許世旭把舒婷劃歸尋根派，並把她的詩與漢賦相提並論。舒婷則持不同意見。舒婷否認她的作品是屬於尋根派。她在詩歌中要表現的是自己的感覺。許世旭自己的詩，大都是用中文寫的，倒是傾向於漢賦的明朗和豪壯，有點擊鼓高歌的況味。相反地，舒婷的詩充滿女性的細膩和蘊藉的感傷，恍如汨汨的小溪輕輕地唱泣。

我絕不申訴，我個人的不幸，錯過的青春，變形的靈魂，無數失眠之夜，留下痛楚的記憶。但是，我站起來了，站在廣闊的地球線上，再沒有人，沒有任何手段，能把重新推下去。

我絕不申訴，我個人的不幸，錯過的青春，變形的靈魂，無數失眠之夜，留下痛楚的記憶。但是，我站起來了，站在廣闊的地球線上，再沒有人，沒有任何手段，能把重新推下去。

從以上擇錄的兩首詩，可以看到這些都是與大時代結合的作品，宣揚着一種鼓舞向上的力量。但，在這些大題材之下，仍然能感到詩人在憂患中

直面「人性的幽暗」

吳小彬

4月16日下午，復旦大學投毒案受害人、2010級醫學碩士黃洋在上海中山醫院離開人世。目前，涉嫌投毒殺害室友的犯罪嫌疑人林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復旦大學的這起冤案，令人想起中國內地高校頻發的學生暴力事件。從2004年的雲南大學馬加爵案、揚州大學秋水仙鹼投毒案，到2007年中國礦業大學鉅鹽投毒案，再到2010年藥家鑫案，以及2012年湖南大學生歐某因失戀殺害女友……這些惡性事件背後隱藏的社會和心理原因，讓人深思，也有待揭示。

我們每個人都有少年和青年時代，都是在學校接受教育並慢慢長大的，除了少數貴子弟享有優越的學習、成長條件外，多數人都是在磕磕絆絆中走過來的。一些感覺敏銳的同學會察覺到，不時有種種不如意和摩擦的學校生活，早就與老師教導的團結、友愛和集體主義精神不合拍。回頭想想，其實，初中以後的班級生活，不過提前複製了成人社會中的事態而已。同學中有仗仗身力高力壯稱王霸道的、有少年老成暗藏心機的、有喜愛打探消息向老師告密的、有挑撥和帶動幾個人欺負弱者的。在那些剛剛走出童年的，需要開始面對外界以及「成長的煩惱」的年月，多數人是既懵懵懂懂，又似有所知，既少年孟浪，又略懂矜持和自尊。許多同學與別人的第一次衝突，就是在此時發生的，吵嘴、打架、鬥毆，不一而足。有的人後來忘記了，有些人則在內心留下濃重的陰影，多年後還難以釋懷。



同學們掛起千紙鶴，悼念黃洋。資料圖片

而進入大學以後，不同家庭背景和性格的同學住在一起，都要有一個熟悉和適應的過程，有的同學適應能力強，很快便和大家和睦相處了，有的同學則久久不能融入新的生活。一個大學女生寫道：「與我同屋的同學來自不同省份，大家有不同的思維方式、生活習慣、消費水平。我跟同學交流少，一些小事的摩擦和誤會沒有及時解決，導致現在關係疏遠。我也很想融入她們，可是感覺她們對我的這扇門永遠關上了。比起對面宿舍的女生動不動就對罵話語扇巴掌的情況，我這裡好多了，可是冷冰冰的宿舍氣氛還是很鬱悶。」誰不是在傷害中成長？誰不是被欺騙後才學會算計？當受到不公正對待和一些蠻橫的欺辱時，許多同學心中恨恨不平，會設想種種報復和雪恥的辦法，多數人不過沒有付諸實施罷了。復旦大學投毒案，讓很多人想起了以前的大學生活，想起了與同學相處的日日夜夜，溫馨、友愛是有份的，可不滿和矛盾也在所難免，有人就在網上發帖：清華投毒，復旦投毒，南航刺殺，噩耗頻傳。我們活著的人，是否應該給昔日大學同窗打個電話，熱淚盈眶地說一聲謝謝：感謝你們當年的不殺之恩！

隨想國

吳康民

陳冠中的《裸命》，據說十分暢銷。為什麼暢銷，大概在於它描寫的是一個情色故事，其中也有不少色慾描寫。說的是一個漢族的女商人，和一位藏族司機苟合的故事。後來這位司機到了北京，把女商人的女兒也搞上了。就是如此這般的一個情節，實弄一點情色描寫，但主題十分模糊。一個藏族青年，沒有人生理理想，也沒有政治觀念。糊裡糊塗地和母女發生性關係，也談不上什麼愛情，只是說要自由自在，東西南北，去全世界走走。這是一部沒有主旨的小說，目的就是賣弄一點情色描寫，這也許是當今小說界的一股「靈丹妙藥」吧。像賈平凹的《廢都》、陳忠實的《白鹿原》、閻連科的《為人民服務》一樣。但他們的小說，是有一個鮮明的主題的。像《為人民服務》，既批判了對毛澤東

生命中的輕

湯禎兆

重看了米蘭·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改編的電影《布拉格之戀》，感觸良多，想起一些生命中的輕和重，今天先談談輕。人一出生，生命是輕的，年紀輕，體重輕，生活更輕，因為為了餓了，只要一叫一聲，甚至不需啼哭，就輕易地得到食物。年輕時求學，除了書包比較重之外，讀書生活是輕的。而且就算書包再重，現今也有傭人去背，不必自己背着書包走路，走起路來，是多麼輕巧。不過做起事來，常常是輕率的。如果自己有點聰明才智，更會輕視那些講求時髦的同學。踏入社會做事之初，自然是柳宗元詩說的：「稍與人事間，益知身世輕。」這個輕，指的是地位低微，因為除非自己是含着金鑰匙出世的青年，做事都是從低做起的。缺乏工作經驗，自然是諸葛亮說的「任重才輕，故多闕漏」了。這段時間，如果處事掉以輕心，就難以往上爬升了。等到工作經驗多了，做起事情來，自然會像杜甫詩說：「細動迎風燕，輕搖逐浪鷗。」那樣，不費多少力氣了。

世之介的策略

湯禎兆

《那年遇上世之介》貫徹以錯位感來建構當中的喜劇感，以及借此避重就輕來，正如小說中所云乃出自「前世之介」男」的人物角色；而把長崎出身的世之介置於人生路不熟的東京（順帶一提，飾演世之介的高良健吾是熊本人，也是九州出身的，也是錯位感）的總管。至於安排富家女祥子（高由里子飾）戀上世之介，又或是世之介自身性格上所流露的喜劇感（小說及電影均強調大家在回想起世之介生前一點一滴痕跡所泛生的笑意，在在均與時代出現一種違和感。是，正是這種違和感，令不同的人角色對世之介留下深刻印象。創作人故意讓世之介遇上不同階層，相異境況的「朋友」——其中有拚手祇足要中途輟學養家育兒的